

医事琐记

沈潇潇

凡属成长,似都是好事。植物如庄稼成长,就有收获希望;动物如猪羊成长,可以填人口腹之欲;小孩也盼望快快成长,以早日免去被大人呵斥使之烦恼。有一种成长却特招人嫌,那就是疾病。大概是没人喜欢病在自己身上成长,譬如有一天突然发现身上长出个瘤或瘤样的东西,是颇让人担忧甚至害怕的。

在读高一的某天,我意外发现自己大腿外侧生出了个大小如豌豆的包包。记得当时吃了一小惊,对一要好同学说了句挺沮丧的话:“我可能不能参加明年的校运会了。”那时我热衷长跑,是校运会年级组1500米、3000米和5000米径赛的三项冠军得主,为班级得分大户。好在到次年校运会举行,这个“豌豆”除了略有增大,对我的“运动生涯”并无妨碍,我仍夺三冠,大学里又是校长跑队队员。

“豌豆”却在缓慢而固执地成长。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曾一度爱玩桥牌,在县(奉化当时是县)首届桥牌赛上还侥幸夺冠,有些牌友。那时“豌豆”已变成了“围棋子”,有位医生牌友看到(当时夏天流行穿西装短裤),关心地用手摸捏一番,说:“它会活动,良性的。如它不活动,就要当心了。”此后,我时常会抚摸下这枚“围棋

子”,它照例活动不误,我就安心。

不料在四年多前,“围棋子”变成了“小番茄”,侧睡时受压迫会生出胀痛。我意识到该与这位相伴四十年的小伙伴说拜拜了。文友给我介绍了一位外科医生。经目测手摸检查后,医生说:“我给你开住院单子吧。”我以为“豌豆”虽已变成“小番茄”,但终不过是个皮下囊肿或脂肪瘤而已,待之以住院手术也太抬举它了。我恳求门诊小动一刀当场解决,他表示为难。我只得打退堂鼓,同时萌发了一个想法。

事有凑巧,几与“小番茄”胀痛同时,我左边下排的一颗智齿突然疼痛不已,使我对“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人命”有了真切体验。我曾自恃牙好,多年前对一位牙医朋友开玩笑:若都像我的牙,你要歇业了。这次找到她,她得意地说:“你终于来找我来了。”在B超拍片过程中,拍片技师看了看我病历上的年纪,惊呼了一声:“呀,满口真牙!”此话拍片时说,拍完又对医生说。我想她如此大惊小怪,该是看惯了就诊患者缺牙少齿的情况吧。医生的结论是:“这颗智齿已龋,得拔掉。”就像听到外科医生让我住院一样,我感到意外,问:“能不拔吗?”她说:“能不拔的尽量不拔,这是我的原则,但这颗牙若不抓紧拔,就会殃及相邻牙齿。”我无知地问:“这颗拔了,留出了空隙,旁边的牙不就失了

支撑?”她宽宏大量地笑笑:“拔掉牙齿,不会有影响。”我寻思:平日我早晚用牙膏刷牙,餐后用清水刷牙,牙况尚佳,今天第一次牙疼就要拔牙,没这么严重吧?就对医生来了个缓兵之计,说:这两天忙,先给我洗个牙,过几天我再来。

回家途中我反复叩牙,觉牙齿异常坚固,不说拔掉可惜,就算要拔,也得费多大的力(同时人也受多大的罪)呀!回家后我又百度了老半天,自我诊断牙疼是因牙龈有萎缩,新露出的牙颈受糖分刺激所致。我的对策是用舒适达牙膏对牙齿脱敏试试。一段日子后,除了吃某类较特殊的甜食外,吃一般的甜食也不会引起牙疼。如今,这颗牙仍在我口腔里坚守岗位。

再回头说“小番茄”。我想:既然门诊手术不让动,又不想住院手术,那就自己动。说自己动手有吹牛之嫌,我的设想是开个口子,把“小番茄”里的内容物挤净就行。我有足够自信,因为我对这伴我几十年的小伙伴相知颇深:大概率是个囊肿,至多是个脂肪瘤,又与周围组织、血管无牵连,动它没难度,也不会有后果。我的“手术”器械药物是:一把用高度白酒消毒过的张小泉剪刀、一团药棉和几片创可贴。那天,我没告诉家人,一说,“手术”必泡汤,先选准部位用剪刀轻轻夹住,然后牙一咬,手一使劲……没有

预想的剧疼,就像平常不慎小刀划破皮一般,瘤囊破了,没有血,有白色牙膏状的内容物渗出。我心头一松,果真是预判中的囊肿而已。接着,我细心将所有“牙膏”挤出,直至有血丝出现,用药棉拭净,再贴上创可贴……相伴四十年的小伙伴从此消匿失联。

若对本可门诊处理的小疾施以住院手术,把尚可保留的牙拔去,可算得上小小的过度医疗吧。为何有过度医疗?有人说是营利驱动,我想这样笼统说来会冤枉许多医生。有的医生只是对自己的治疗手段方式过于自信,形成了激进干预的职业习惯;有的医生只是过于谨慎,因疾病诊断本身有一定难度和裁量区域,他们往往选择最万全的选项,这都不经意间导致小病当大病医,各种仪器检查一起上的现象。作为应对办法,病人也应有一种自信和谨慎,即要有在对自己身体状况充分了解基础上的自信,谨听医生诊断意见,有必要的判断甚至取舍。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说过“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可能也含有此意。当然,医院和医生绝对是我们身体和生命无可动摇的最后防线,但有点知己知彼,即多了解点自己的身体,同时对过度医疗有适度警惕,也不无益处——当然不能因此滑向讳疾忌医的泥潭。

多陪陪父母

方颖谊

十六年前,我去过一次柯岩,是随同事一起去的;十六年后,我重游了一回柯岩,这回是陪父母去的。当日来回。

柯岩还是那个样,景还是老景,只是依鲁迅小说中虚构的平面故乡还原新建了鲁镇,新添了几处小的主题公园。但同事换成了父母,心情、思绪也就不一样了。

一大早,我们沿杭州湾南线向柯岩行进。天公作美,晴朗明净。俏皮的暖阳时不时地挤成一束束光钻入车窗轻吻我们的肌肤,沁人心脾。车载电台播放着一则则相声,引得父母哈哈大笑。

一小时后,顺利抵达柯岩。买好套票,我们先从“鲁镇”进去,悠悠游览。漫步于“鲁镇”那用青石板铺就的街巷,时光仿佛穿梭到鲁迅笔下《阿Q正传》那个年代,小说主角阿Q正傻笑着迎客,我们继而随他仰视黛瓦粉墙、飞檐翘角的戏台,正视枕河临街的台门宅院古朴店铺,俯视纵横交错的水巷小河。爱好摄影的父亲取出单反相机,为喜欢拍照的母亲在一组组形态各异的铜塑像前频频取景,母亲甜甜地笑了。她很久没有这样笑了,忽地一股酸楚掠过我的心头——岁月的印痕已悄悄冲淡了母亲那原本白嫩、年轻的鹅蛋脸,现在镜头里的她略显黑瘦,额头和两鬓爬满了或细或深的皱纹,头上的白发迎风可见。打心自问:有多久没好好陪陪父母亲了?我大步走了过去,扶在母亲边上,同她合了数张影!

陪着父母走过石桥、石坊,不经意间,已来到“鲁镇码头”。我们得从这里乘游船渡到对岸的柯岩景区。

柯岩之“柯”,来源于柯亭。古人建驿亭,因陋就简,树枝为梁,青竹为椽,茅草为顶,以柯名亭。

柯岩的石景,尤以耸天“云骨”和“天工大佛”而著称。“云骨”,高

30余米,号称天下第一石。若是远观,宛如一柱烟霄,袅袅升空,故又称“炉柱晴烟”。而“天工大佛”,高20多米,为浙江四大石佛之一,据说两耳可通人。它们乃柯岩两大奇观。

两大奇观,让父亲有了展示摄影功夫之良机。他或蹲或坐或站,甚至跃上高高的石阶,“当心,当心点!”我连忙说道。

父亲说,知道。旋即专业范十足地连连按下快门,将“云骨”和“天工大佛”以不同角度收纳于方寸之中。拍完,还请我们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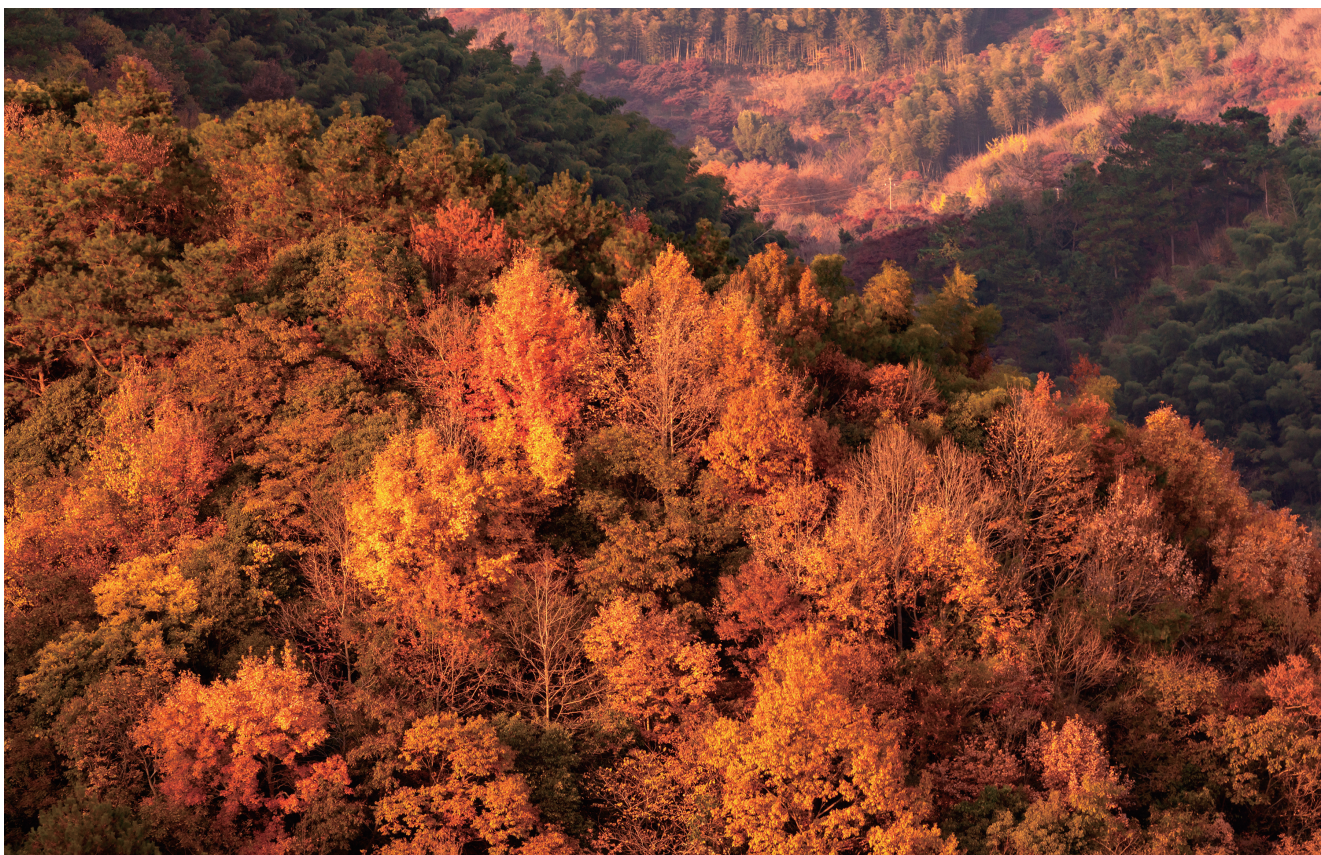
“拍得不错嘛,老头子。老年大学没有白上。”母亲抢先赞美道。

的确,父亲将“云骨”那上宽下窄、曲折的形体完美地拍了出来,从镜头里看,平地上直插的云骨,犹如一座颠倒过来的宝塔,天下第一石之奇之妙展露无疑!

我搀扶父亲下来,发现他老了蛮多,比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两鬓的白发更密,额纹更深,眼袋越发明显。

冥思静想:发现自己,有时候是真忙,单位里或一大堆事情;但有时却是借口,为了书法吗?还是画画写作。难道我真的不可以舍弃掉一些?答案是可以的。有句俗语说得好,“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当你在得到一些东西时,必定会失去一部分东西,因为不可能让你一人全占了。过了,便是自私、任性的表现。故而趁父母还健在,应该抽出足够多的时间,去多陪陪他们。

其实,你在陪父母的同时,也在给自己放慢脚步,减压释放坏情绪,不要搞得自己如此压力山大,让自己学会“懂得放弃”!珍惜眼前的幸福,尽心捕捉藏在亲情中的点点滴滴,不要总拿忙当挡箭牌。多陪陪父母,才是最大的正事。不要等他们真的老到吃香、走不动,对一切都麻木了,你才想法去陪他们,那时或许就为时已晚。



层林尽染

韩晓霞 摄

小菲

虞燕

多年前,我在一条学生上下学必经的马路边租了栋小楼。楼下开文具店,楼上摆了两三张桌子,每个晚上,都有学生到楼上找我辅导功课。小菲是其中一个。

小菲长得杏眼樱唇,瓜子脸,脸上几颗淡淡的雀斑丝毫无损她的美丽,反而凭添了几分可爱。可贵的是,她并没有恃美貌而骄,她性格温和,说话软软的,很容易相处。

小菲学习基础好,反应也快,一点就通,绝对不属于那种特别刻苦,死记硬背型的女生,辅导她可以说很轻松。完成我布置的学习任务后,偶尔,她会出去买对发夹什么的。呵,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嘛,何况还是个漂亮女孩。她还经常带零食过来给我,姐姐你吃嘛,姐姐你吃嘛,声音柔柔的。

有好几次,我发现小楼周围老是有几个穿校服的男孩子在转悠。楼上的窗正对着街面,从窗户望下去,一览无余。我有点奇怪,问小菲,是不是他们班上的?小菲杏眼垂下,睫毛快速跳动着,脸红红,吞吞吐吐。

那晚,跟往常一样,小菲他们在楼上安静地学习。楼下的文具

店开着门,有人替我看着。突然听见楼下有点骚乱,我打开窗往下看,小楼对面有盏路灯,刚好能把下面的情况看个七七八八。一个男孩正和一群(大约七八个人)高马大的男生争辩,大概意思是说,小菲晚上回家他会护送的,不用初三的来掺和,这么多人跟来抢劫似的。为首的那个初三生仗着人多势众,对那个男孩子先骂骂咧咧,再推推搡搡,后来竟然往对方脸上掴了一巴掌。那声脆响惊得我脑袋往窗户里缩了缩,同时打了个冷颤。小菲吓得蹲了下去,喃喃说“要回家、要回家”,声音打着颤。我只好提醒她这个楼只有一个门的事实。

再往窗下看时,那个被打的男孩正往街那头走去,不禁暗暗赞叹,这孩子不错!能忍,好汉不吃眼前亏。

悬着的心刚落下,外面纷乱的脚步声立马又让我紧张起来。果然,那个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男生带了一队人马浩浩荡荡赶来,足有十来个人。两队人马互相对峙,一副剑拔弩张势在必发的阵势。我心里叫苦不迭,真打起来的话,我的店不完了?玻璃门玻璃柜都是易碎品啊!以前又不是没见过打群架,有什么扔什么,拿到什么就是武器,我仿佛看到了“战争”后的一片狼藉。

小菲眼泪汪汪地看向我,忽地低下头,把桌上的作业本胡乱塞进书包,背上书包就要下楼,说去阻止他们。我一把拉住了她,下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能冒险。我说我想办法,她乖乖待在我身旁就行。

我的家当可不能毁在这帮小子手里。作了个深呼吸,而后,我把半个身体探出窗外,朝他们喊话,意思是让他们先听我讲几句再开打也不迟,男孩可能没见过我这样说话的,暂时安静了下来。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接触较多,基本吃软不吃硬,遂尽量用柔和的语气跟他们对话,除了感谢他们接送小菲之外,又随意地聊起了小菲的优秀、上进。果真,话题绕着小菲,他们都是愿意听的。然后,话锋一转,接送是为了保护小菲,若为了争相接送而打架,这样不仅让人家看了笑话,更是为难小菲……其间穿插了几句玩笑,我听到他们中有人发出了轻笑声。

谢天谢地!他们没有顽劣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回我的话也还算客气,大概十分钟后就解散了。

我说话时,小菲一直紧紧抓着我的衣角,咬住嘴唇不吭声。男孩走后,窗外的风进来,我的脖子和背凉凉的,冷汗蒸发了。小菲坐回桌前继续做作业,做好的作业却错了

一大半,这是从未有过的。

小菲的成绩呈直线下降,她的情绪也很糟糕,每天蔫蔫的,变得不爱说话,两条秀气的眉毛经常挤到一起“打架”,休息时间也不去买发夹零食,像被钉在凳子上,一坐就是半天。听其他学生说,那晚的事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说她红颜祸水,在学校就不本分,故意引起战端之类,很多难听的话像一块块石头砸向了,她成了舆论风暴的中心。

小菲妈妈对女儿寄予厚望,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么个状况,可以想象,她在不那么冷静的情况下,对小菲的劝解里应该包含了各种苦口婆心式、语重心长式、恩威并施式、疾言厉色式等等,三天两头,轮番轰炸,结果却适得其反。有一次,小菲竟不愿回家去,求我留宿她。她妈妈来接她,她就一直趴在桌上哭,拉都拉不起来。

我们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小菲妈妈去跟班主任沟通,又跟我商量,最后决定,让小菲转学。

新学校在县里,小菲在我这边的辅导不得不结束了,但我对她的关注不会结束,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知道她的消息。

第二年的中考,小菲考上了重点高中,我一点都不讶异,她从来都是那么优秀。

今夜,我必须去见你(外二首)

裘七曜

今夜,我必须去见你
就在小溪边上
白杨树下

我得先装扮一番
让自己的头发飘起来
顺便穿上那件
像白月光般的
白衬衫

月光下,相凝的双眸
绝对比星星还柔美

并且含着笑
就这样笑下去
在静静的夜色
但有秋虫的掌声里

当月华隐去,鸡打鸣
草尖上的露珠
在发白的大地
眨眼偷笑时
还是,不愿离去

那时真好
多想,在时光里
和你站成两棵树

在心里

雨停了,天凉了
你走了

在风里
我听到了你的声音
在云里
我看到了你的身影

在哪里?

噢,在山里
在林里,在梅里

唔,在眉里
在心里

长街

那个雪花飘落的夜晚
我和你相遇在寒冷的街头
在相视含笑的那一刻
温暖溢上心头

雪花,漫天的雪花
依旧飘扬
漫不经心的你我
漫步于寂寥的长街

晃悠的末班车
覆盖着多芒的雪花
驶向无尽的远方

如果
长街也有远方
真好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

